

古典文學叢書

FENG MENG LONG WEN XUE QUAN JI

馮夢龍文學全集



智囊補 ②

14

孟凌君

王汝梅

魏同賢

主編：

辽海出版社

冯梦龙文学全集

(14)

智囊补

②

刘肃勇 校点

辽海出版社

© 魏同贤 王汝梅 孟凌君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冯梦龙文学全集·10,智囊补/魏同贤等主编;刘肃勇分册
校点·—沈阳:辽海出版社,2002.11

ISBN 7-80649-153-8

I. 冯... II. ①魏... ②刘... III. ①冯梦龙(1574-
1646)—全集②笔记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明代

IV. 1214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7549 号

卷十四 术智部谬数

似石而玉，以铎为刃。去其昭昭，用其冥冥。
仲父有言，事可以隐。集“谬数”。

宋 祖

宋祖闻唐主酷嗜佛法，乃选少年僧有口辩者，南渡见唐主，论性命之说。唐主信重，谓之“一佛出世”，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。

茅元仪曰：“与越之西子何异，天下岂独色能感人哉！”

武 王

武王立重泉之戍，令曰：“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。”民举所最粟，以避重泉之戍，而国谷二十倍。

假设戍名，欲人惮役而竞收粟，倘亦权宜之术。而或谓圣王不应为术以愚民，固矣。至若韩非子谓汤放桀，欲自立，而恐人议其贪也，让于务光，又虞其受，使人谓光曰：“汤弑其君，而欲以恶名予子。”光因自投于河。文王资费仲，而游于纣之旁，令之间纣，以乱其心。此则孟氏所谓好事者为之，非其例也。

散谷 藏谷

桓公曰：“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，腐朽五谷而不散。”管子对曰：“请以令召城阳大夫而请之。”桓公曰：“何哉？”管子对曰：“城阳大夫，嬖宠被绌，鹅鹜含余秣，齐钟鼓，吹笙篪，而同姓兄弟，寒不得衣，饥不得食。子欲尽忠于寡人，能乎？”子母复见寡人，灭其位，杜其门而不出。功臣之家，皆争发其积藏，以予其远近兄弟。以为未足，又收国之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，皆与得焉。国无饥民，此之谓谬数。

既夺城阳之宠，又劝功臣之施，仲父片言，其利大矣。

余贱，桓公恐五谷之归于诸侯，欲为百姓藏之，问于管子。管子曰：“今者夷吾过市，有新成困京者二家，君请式壁而聘之。”桓公从之，民争为困京以藏谷。

文王葬枯骨，而六州归心，勾践式怒蛙，而三军鼓气；燕昭市骏骨，而多士响应，桓公聘困京，而四境露积：诚伪或殊，其以小致大，感应之理则一也。

范仲淹

皇祐二年，吴中大饥，时范仲淹领浙西，发粟及募

民存饷，为术甚备。吴人喜竞渡，好为佛事。仲淹乃纵民竞渡，太守日出宴于湖上，自春至夏，居民空巷出游。又召诸佛寺主守，谕之曰：今岁工价至贱，可以大兴土木。于是诸寺工作并兴，又新仓廩吏舍，日役千夫。监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，游宴兴作，伤财劳民。公乃条奏：“所以如此，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，使工技佣力之人，皆得仰食于公私，不致转徙沟壑耳。”是岁惟杭饥而不害。

《周礼》荒政十二，或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，但他人不能举行，而文正行之耳。凡出游者，必其力足以游者也。游者一人，而赖游以活者，不知几十人矣。万历时，吾苏大荒，当事者以岁俭禁游船。富家儿率治饌僧舍为乐，而游船数百人，皆失业流徙，不通时务者类如此。

服 紫

桓公好服紫，一国之人皆服紫，公患之，访于管子。明日公朝，谓衣紫者曰：“吾甚恶紫臭，子毋近寡人。”于是国无服紫者矣。

服 练

王丞相善于国事。初渡江，帑藏空竭，惟有练数千

◎ 端。丞相与朝贤共制练布单衣，一时士人翕然竞服，练遂踊贵。乃令主者卖之，每端至一金。

智囊补

此事正与恶紫对照。谢安之乡人有罢官者还，诣安，安问其归资。答曰：“唯有蒲葵扇五万。”安乃取一中者捉之，士庶竞市，价遂数倍。此即王丞相之故智。

禁鞞击

齐人甚好鞞击，相犯以为乐。禁之不止，晏子患之。乃为新车良马，出与人相犯也。曰：“鞞击者不祥，臣其祭祀不顺、居处不敬乎？”下车，弃而去之，然后国人乃不为。

东方朔

武帝好方士，使求神仙不死之药。东方朔乃进曰：“陛下所使取者，皆天下之药，不能使人不死。独天上药，能使人不死。”上曰：“天何可上。”朔对曰：“臣能上天。”上知其谩佞，欲极其语，即使朔上天取药。朔既辞去，出殿门复还，曰：“今臣上天，似谩佞者，愿得一人信。”上即遣方士与俱，期三十日而返。朔既行，日过诸侯传饮，期且尽，无上天意，方士屡趋之。朔曰：“神鬼之事难豫言，当有神来迎我。”于是方士昼

寝良久。朔遽觉之曰：“呼君极久不应，我今者属从天上来。”方士大惊，具以闻，上以为面欺，诏下朔狱。朔啼曰：“朔顷几死者再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朔对曰：“天帝问臣下方人何衣。臣朔曰，衣虫。虫何若？臣朔曰，虫喙髯髯类马，色邠邠类虎。天公大怒，以臣为漫言，使使下问，还报曰，有之，厥名蚕。天公乃出臣。今陛下苟以臣为诈，愿使人上天问之。”上大惊曰：“善。齐人多诈，欲以喻我止方士也。”由是罢诸方士不用。

留 侯

高帝欲废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，大臣谏，不从。吕后使吕泽劫留侯划计，留侯曰：“此难以口舌争也，顾上有不能致者四人，四人者老矣，以上漫侮人，故逃匿山中，义不为汉臣。然上高此四人，诚能不爱金帛，令辨士持太子书，卑词固请，宜来，来以为客，时时从入朝，令上见之，则一助也。”吕后如其计。汉十二年，上疾甚，愈欲易太子。叔孙太傅称说古今，以死争，上佯许之，犹欲易之。及宴置酒，太子侍，四人者从，年皆八十有余，须眉皓然，衣冠甚伟。上怪而问之，四人前对，各言名姓。曰：东园公、冉里先生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。上乃大惊曰：“吾求公数载，公避逃我，今何自从吾儿游乎？”四人皆曰：“陛下轻士善骂，臣等义不受辱，窃闻太子仁孝，恭敬爱士，天下莫不延颈欲

◎ 为太子死者，故臣等来耳。”上曰：“烦公幸卒调护太子。”四人为寿已毕，趋去，上目送之，曰：“羽翼已成，难摇动矣。”

智
叢
補

左执殇中，右执鬼方，正以格称说古今之辈。夫英明莫过于高皇，何待称说古今而后知太子之不可易哉？称说古今，必曰某圣而治，某昏而乱。夫治乱未见征，而使人主去圣而居昏，谁能甘之，此叔孙太傅所以窘于儒术也。四老人为太子来，天下莫不为太子死，而治乱之征已惕惕于高皇之心矣。为天下者不顾家，尚能惜赵王母子乎。王弇州犹疑此汉庭之四皓，非商山之四皓，毋论坐子房以欺君之罪，而高皇之目亦太眊矣。夫唯义能不为高皇臣者，义必能不辞太子之招。别传称：子房辟谷后，从四皓于商山仙去。则四皓与子房，自是一流人物，相契已久。使子房不出佐汉，则四皓中亦必有显者，固非藏拙山林匏落樗朽可方也。太子定而后汉之宗社固，而后子房报汉之局终，而后商山偕隐之志可遂，则四皓不独为太子来，亦且为子房来矣。呜呼！千古高人，岂书生可循规而度，操尺而量者哉！

梁文康

正德中，秦藩请益封陕之边地，朱宁、江彬辈皆受赂，许之。上促大学士草制，杨廷和、蒋冕私念：草制

恐为后虞，否则忤上意，俱引疾。独梁储承命草之，曰：“昔太祖著令曰：此土不翻藩封，非吝也，念此地广且饶，藩封得之，多蓄士马，必富而骄，奸人诱为不轨，不利社稷。今王呈请翻地与王，王得地，毋收聚奸人，毋多养士马，毋听狂人导为不轨，震及边方，危我社稷。是时虽欲保亲亲，不可得已。王慎之勿忽。”上览制，骇曰：“若是其可虞，其勿与。”事遂寝。

英明之主，不可明以是非角，而未始不可明以利害夺，此与子房招四皓同一机轴。

傅 珪

广陵好佛，自称“大庆法王”。外廷闻之，无征以谏。俄内批礼部番僧请腴田千亩，为大庆法王下院，乃书大庆法王与圣旨。傅尚书珪佯不知执奏：“孰为大庆法王者，敢并至尊书，褻天子，坏祖宗法，大不敬。”诏勿问，田亦竟止。

洪武中老胥

洪武中，驸马都尉欧阳某，偶挟四妓饮酒。事发，官逮妓急。妓分必死，欲毁其容以覬万一之免。一老胥闻之，往谓之曰：“若予我千金，吾能免尔死矣。”妓立于五百金，胥曰：“上位神圣，岂不知若辈平日之侈，

慎不可欺，当如常貌哀鸣，或蒙天宥耳。”妓曰：“何如？”胥曰：“若须沐浴极洁，仍以脂粉香泽治面与身，令香远彻，而肌理妍艳之极。首饰衣服，须以金宝锦绣，虽私服衣裙，不可以寸素间之，务尽天下之丽，能夺目荡志则可。”问其词，曰：“一味哀呼而已。”妓从之，比见上，叱令自陈，妓无一言。上顾左右曰：“榜起杀了。”群妓解衣就缚，自外及内，备极华烂，缙彩珍具，堆积满地，照耀左右，至裸体，装束不减，而肤肉如玉，香闻远近。上曰：“这小妮子，使我见也当惑了，那厮可知。”遂叱放之。

王 振

北京功德寺后宫像极工丽。僧云：正统时，张太后常幸此，三宿乃返，英庙尚幼，从之游，宫殿别寝皆具。太监王振以为：后妃游幸佛寺，非盛典也，乃密造此佛。既成，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：“母后大德，子无以报，已令装佛一堂，请致功德寺后宫，以酬厚德。”太后大喜，许之，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，置东西房。自是太后以佛经在，不可就寝，不复出幸。

君子之智，亦有一短，小人之智，亦有一长。小人每拾君子之短，所以为小人；君子不弃小人之长，所以为君子。

贺儒珍

两宫工完，所积银犹足门工之费。户、兵二部，原题协济银各三十万，通未用也。西河王疏开矿与采木并奏。部久不复。一日，文书房口传，诘问工部不复之故，立等回话。部查无此疏，踪迹久之，方知停阁于户部也。户部仓皇具咨稿，工堂犹恐见累，郎中贺儒珍曰：“易耳。”首叙某月日准户部咨云云，咨到日即具复日，复疏曰：“照得两宫鼎建，事关宸居，即一椽一桷，纯用香楠、杉木，犹不足尽臣等崇奉之意，沿边不过油松杂木，工无所用，相应停采。”

按：此事关边防西河，特借大工为名耳。尔时事在必行，公恐激而成之，故从容具复，但言其无所用，而不与之争，事遂寝。

工部一日得旨买金六千两，铺户极言一时难办，必误，赔不惜也，且言户部有编定金行，甚便，公思户部安肯代工部买金耶，惟有协济一项，今已不需，户部尚未知也。时司徒杨本庵胞弟毓庵，正在衡司，公夜过之，谓曰：“户协工三十万金，欲具题，何如？”毓庵入言于兄，出告曰：“吾兄深苦此事，欲求少减。”公曰：“户果不足，如肯代工买金六千，则前银可无烦设处。”毓庵复入言，本庵亟许。公归，遂收工商买金之票，掌稿力禀不可，公叱之出。及具题，掌稿复言户必不肯，公曰：“第上之。”既报可，户无难色。公去部后，再有

◎ 买金之事，仍如公行之户部，而户部怒裂其扎，掌稿者竟不知所以也。

智囊补

满宠 郭元振

太尉杨彪与袁术婚，曹操恶之，欲诬以图废立，收彪下狱，使许令满宠按之。将作大匠孔融与荀彧嘱宠曰：“但受词，勿加考掠。”宠不报，考讯如法。数日，见操言曰：“杨彪考讯无他词，此人名海内，若罪不明白，必大失民望，窃为明公惜之。”操于是即日赦出彪。初，彧与融闻宠考掠彪，皆大怒，及因是得出，乃反善宠。

郭元振迁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，西突厥酋乌质勒部落强盛，款塞愿和。元振即其牙帐与之计事，会大雨雪，元振立不动，至夕冻冽，乌质勒已老，数拜伏，不胜寒冻，会罢即死。其子婆葛以元振计杀其父，而勒兵来袭。副使解琬，劝元振夜遁，元振不从，坚卧营中。明日，素服往吊，赠礼，哭之甚哀，留数十日为助丧事。婆葛感悦，更遣使献马五千、驼二百、牛羊十余万。

考掠也，而反以活之；立语也，而乃以杀之，其情隐矣。怒我者转而善我，知其情故也；欲袭我者，转而感悦我，不知其情故也。虽然，多智如曹公，亦不知宠之情，况庸才如解琬，而能知元振乎。

梅衡湘

梅少司马衡湘，初仕固安令。固安多中贵，狎视令长，稍强项，则与之争，公平气以待。有中贵操豚蹄餉公，乞为征负，公为烹蹄设饮，使召负者前诃之，负者诉以贫。公叱曰：“贵人债何债？而敢以贫辞乎！今日必偿，徐之死杖下矣。”负者泣而去，中贵意似惻然。公觉之，乃复呼前，蹙额曰：“吾固知汝贫甚，然无如何也，亟鬻尔子与尔妻，持镪来。虽然，吾为汝父母，何忍使汝骨肉骤离，姑宽汝一日，夜归与妻子诀，此生不得相见矣。”负者闻言愈泣，中贵亦泣，辞不愿征，为之破券。嗣是中贵家征负者，皆从宽焉。

宁越

齐攻廩丘，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，与齐人战，大败之。齐将死，得车二千，得尸三万，以为二京。宁越谓孔青曰：“惜矣，不如归尸以内攻之，使车甲尽于战，府库尽于葬。”孔青曰：“齐不延尸如何？”宁越曰：“战而不胜，其罪一；与人出而不与人人，其罪二；与之尸而弗取，其罪三。民以此三者怨上，上无以使下，下无以事上，是之谓重攻之。”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。武以力胜，文以德胜。

慎 子

楚襄王为太子之时，质于齐。怀王薨，太子辞于齐王而归，齐王隘之，曰：“予我东地五百里，乃归子，不予不得归。”太子曰：“臣有傅，请退而问傅。”傅慎子曰：“献之地，所以为身也。爱地，不送死父，不义，臣故曰献之便。”太子入，致命齐王曰：“敬献地五百里。”齐王归楚太子，太子归，即位为王，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。楚王告慎子曰：“齐使来求东地，为之奈何！”慎子曰：“王明日朝群臣，皆令献其计。”上柱国子良入见，王曰：“寡人之得返主坟墓，复群臣，归社稷也，以东地五百里许齐，齐令使来求地，为之奈何？”子良曰：“王不可不与也，王身出玉声，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，则不信，后不可以约结诸侯，请与而复攻之。与之信，攻之武，臣故曰与之。”子良出，昭常人见。王曰：“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，为之奈何？”昭常曰：“不可与也，万乘者，以大地为万乘，今去东地五百里，是去战国之半也。有万乘之号，而无千乘之用也，不可。臣故曰勿与，常请守之。”昭常出，景鲤人见，王曰：“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，为之奈何？”景鲤曰：“不可与也，虽然，楚不能独守，王身出玉声，许万乘之强齐也而不与，负不义于天下，楚亦不能独守，臣请西索救于秦。”景鲤出，慎子入，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：“子良见寡人曰，不可不与也，与而复攻之。

常见寡人曰，不可与也，常请守之。鯉见寡人曰，不可与也，虽然，楚不能独守也，臣请索救于秦。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？”慎子对曰：“王皆用之。”王怫然作色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慎子曰：“臣请效其说，而王且见其诚然也。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，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。发子良之明日，遣昭常为大司马，令往守东地。遣昭常之明日，遣景鯉车五十乘，西索救于秦。”王如其策，子良至齐，齐使人以甲士受东地。昭常应齐使曰：“我典主东地，且与死生，悉五尺，至六十，三十余万，敝甲钝兵，愿承下尘。”齐王谓子良曰：“大夫来献地，令常守之何如？”子良曰：“臣身受命敝邑之王，是常矫也，王攻之。”齐王大兴兵攻东地，伐昭常。未涉疆，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，曰：“夫隘楚太子弗出，不仁；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，不义；其缩甲则可，不然，则愿待战。”齐王恐焉，乃请子良南道楚，西使秦，解齐患，士卒不用，东地复全。

颜真卿

真卿为平原太守，禄山逆节颇著。真卿托以霖雨修城浚濠，阴料丁壮，实储廩，佯命文士饮酒赋诗。禄山密侦之，以为书生不足虞。未几禄山反，河朔尽陷，惟平原有备。

小寇以声驱之，大寇以实备之。或无备而示之有备者，杜其谋也；或有备而示之无备者，消其忌

也。必有深沉之思，然后有通变之略，微乎微乎，岂易言哉！

李允则

雄州北门外，居民极多，旧有瓮城甚窄。刺使李允则欲大展北城，而以辽人通好，嫌于生事。门外有东岳祠，允则出白金为大香炉及他供器，道以鼓吹。居人争献金帛，故不设备，为盗所窃。乃大出募赏，所在张榜，捕贼甚急。久之不获，遂声言盗自北至，移文北界，兴版筑以护神祠，不逾旬而就，辽人亦不怪之，今雄州北门城是也。既浚濠，起月堤，岁修楔事，召界河战棹为竞渡，纵北人游观，而不知其习水战也。州北旧多陷马坑，城下起楼为斥堠，望十里，自罢兵后，人莫敢登，允则曰：“南北既讲和矣，安用此为。命撤楼夷坑，为诸军蔬圃，浚井疏洫，列畦陇，筑短垣，纵横其中，植以荆棘，而其地益阻隘。因治坊巷，徙浮屠北原上，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。下令安抚司，所治境有隙地，悉种榆，久之榆满塞下，顾谓僚佐曰：“此步兵之地，不利骑战，岂独资屋材耶。”

按：允则不事威仪，间或步出，遇民有可语者，延坐与语，以此洞知人情。子犹曰：即此便是舜之大智，今人以矜慢为威严，以刚愎为任断。千金在握，而不能构一谋臣；百万在籍，而不能得一死士。无事而猴冠，有事则鼠窜，从自及矣，尚何